

白夜

陀思妥耶夫斯基
叔 袒 著
译



集選基斯夫退思陀

夜 白

陀思退夫斯基選集

白 夜

(全譯本)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實價國幣叁元五角整

著者 俄·陀思退夫斯基

譯者 叔 夜

發行人 陸 夢 生

發行所 文光書局

總店：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分店：重慶中山一路三一八號

分發行所 聯 營 書 店

漢口 重慶 成都

利羣書報聯合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民國三十六年八月初版(滬)

第一夜

1

這是一個奇怪的晚上，親愛的讀者，這樣的夜晚祇有在我們年青的時候才可以遇到的。天空有那麼多星星，是那麼明朗，抬頭望着，你會不禁自己問着，是否很多乖戾反復無常的人也能生活在同樣的天地呢？那是幼稚的問題，親愛的讀者，非常幼稚，可是主却常常將它放到你的心上！……講到乖戾反復無常的人，不由得令我追憶着那段日子中的情景。從清晨起，我已經被一種奇怪的絕望緊緊地壓着。我突然感到自己很孤獨，每個人都在捨棄我遠離我。當然。任何人都有權來問「每個人」是誰的。雖然我在彼得堡住了幾乎八年，而却沒有一個相知的朋友。我為什麼需要深交的友人呢？我和彼得堡所有的人們都要好，那就是為什麼我感到他們似乎都在離棄我，當整個彼得堡的人都整理行裝而要與他們夏

日別墅的時候。我害怕被孤單地留下，有三整天我在城裏到處徘徊，帶着難以解說的悵鬱，不知道應該做什麼。我走進尼夫斯基，走到河岸邊的公園，那里，終年都遇不到一張熟悉的面孔。他們當然不認識我，而我却認識他們。我親切地認得他們，我幾乎對他們的面孔都有研究而且很歡喜，當他們在一朵雲下快樂和憂愁的時候。我結識一個每次祝禱日在芬坦卡同一個時候遇到的老人。是那麼一付尊嚴深思的相貌，他時常揮舞着自己的左臂。低聲對自己說話，右手握着一根長有節的上面鑲着金球的手杖。他也同樣注意我，給我溫暖的友情。如果偶然有一次在芬坦卡祈禱時沒有見到他，我想他的心中一定會感到十分的難過。因此，我們幾乎彼此傾心。特別的當我們兩人的性情都很溫順的時候。有時，當我們接連兩天不見而第二天遇到時，我們彼此認真地觸一觸帽沿。垂下手，交換着依戀的眼光，然後分開。

我也認得他們的屋子。當我經過時，好像他們都跑到街心從每個窗口來看我，說着：「早安！你好嗎？多謝上帝，我很好，五月裏我會得一個好消息。」或

者，「你好嗎！明天我得再修飾一下！」或者，「我幾乎被燒死，受了很大的驚嚇。」等等。在他們之中有幾個是我敬愛的人，有幾個是要好的朋友：有一個今年夏天被建築師很看重。爲了要看工作是否有錯誤，每天我都要去一次，上帝會禁止的！但我永不會忘記關於那間美麗的照着粉紅色光彩的小屋的事情。它是那樣美妙可愛的一間小磚屋，而在我看來卻很高大，對於它的醜陋的鄰居是那麼值得驕傲。無論什麼時候經過時，我的心都充滿了愉悅。突然在上星期我經過那條街而看見我的朋友的屋子的時候，我好像聽到一個悲哀的聲音，「他們在把我塗成黃色了！」那些惡棍！野蠻的人！他們沒有放過什麼，甚至一根柱和屋簷，於是我的小朋友像金絲雀一樣黃了。看了幾乎使我生氣。從那天起，我再沒有勇氣去訪問我那粉着天藍顏色的可憐相的朋友了。

所以，親愛的讀者，現在你可以明白，我對整個彼得堡發生了怎樣的感情。我已經說過，在我猜出自己不安的原因以前，我已感到了三整天的煩惱。在街上我感到很不舒服——這個走了，那個也走了，其餘的人現在又怎樣呢？——

在家裏，我好像自己已經不是自己了。有兩個晚上，我腦筋迷惑地想着到底我的住所發生了什麼變故；爲什麼在裏面我會感到這樣的不安。在困惑中我仔細審看那污穢的綠色的牆，我的天花板蓋滿了蜘蛛網，這是瑪特羅娜成功的慫恿的結果，我尋覓所有的傢俱，細察每一張椅子，奇怪是否我的煩惱裝在裏面（因爲如果有一張沒有放在原來的位子，我便會起了懷疑）。我望着窗口，可是都沒有用……我並沒有因此而好過些！我甚至想着叫瑪特羅娜來，父親似的警戒她對於平日的污穢和蜘蛛網的不在意；但她祇睜大眼睛奇異地望着我，沒有說一句話又走開了，蜘蛛網直到現在還是很安逸地掛在那裏。直到今天早晨我才發覺她這種錯誤。唉，啊唷，他們都在從我這裏逃走，而要到了他們的夏天的別墅了！扔開這種瑣碎的事吧，我沒有心情來講好話……因爲曾經在彼得堡的一切事物都變了，或者正在爲了假日而變：因爲每個高貴可尊敬的，有馬車的在我眼前一忽間變成眷屬的家長的上流人，在日常的責任完畢之後，已去夏大別墅，投到家庭的懷抱：因爲每個行人現在都帶着一副特別的神氣，似乎向每個遇到的人說：「我

們祇在這裏一刻了，先生，兩點鐘之後我們便到別墅去。——如果一個窗門偶然被雪白可愛的手打開，輕輕拍着窗，一個美麗的少女的頭伸出來了，叫買小販的盆花——即刻，我猜想，那些花不僅買來當作悶氣城市住宅的春天的欣賞裝飾，而且他們不久下鄉時也可以一同帶去的。還有什麼，我在新的特別的研究方法中很進步，我可以從每個人的神氣中正確的判斷他正住在那間別墅。卡曼尼和亞笛卡斯基島或者彼得霍夫路的居民，他們那種態度的優雅，時髦的夏裝和他們駕駛進城的華貴的馬車，都被人們注意。到伯戈羅窩或更遠的客人，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他們那種正直的高貴的儀表：到克列士托夫斯基島的旅行家常常因為他們的不可抑制的愉快的樣子而被人認識。如果偶然遇到一長列貨車夫，車夫握着疆繩慢慢地走着，旁邊的貨車裏，傢俱，桌子，椅子，櫥椅，沙發，和種種家庭用具堆成了大山，頂上常常坐着一個年衰的廚子來看守着主人的財產，好像那些東西是他眼中的蘋果：或者如果我看見小船載重着傢私沿着尼瓦河或芬坦卡河向黑海或島岸爬行——我看來，船比貨車重十倍，百倍。我猜想每一件東西都在搖動，每

一件東西都在整齊的貨車裏被裝到別墅。彼得堡似乎將漸漸變得空曠。我感到很難受，憂悶而且悲哀我沒有地方過我的假日，沒有理由離開這裏。我正準備着要同每輛貨車離開，跟每個可敬的紳士一塊駕着馬車走；可是沒有一個人——完全沒有一個人——邀請我；似乎他們已經忘記我，似乎我是一個他們不認識的陌生人！

我長久地散着步，繼續地走，像平常一樣，忘記了自己走到那裏，當我突然發覺已經走到城門口的時候，忽然我的心緒大暢，我通過柵欄走到許多麥田和草地的中間，不再感到疲勞，而覺得好像正在放下一個靈魂上的重担。所有的行人都給我一瞥友情的目光，似乎他們在歡迎我，在爲了什麼事情而歡喜。他們都抽着雪茄煙。我感到從來沒有過的快樂。忽然我宛若已經到了意大利——像我這個半病的幾乎被窒息在城牆裏的城市人對於自然的熱愛是異常的強烈。

什麼東西在彼得堡的周圍不可思議地和自然接觸，當春天到來時，她發出她所有的天所賜給她的力量和權威，當她長出了葉子，用花朵來裝飾和燦爛她自己

的時候。……不知爲什麼，我總不能禁止自己想起一個柔弱的患了肺病的女孩，對於她，我有時同情，有時施以憐憫的愛，有時却又沒有一點關心；雖然由於偶然的機會，在一剎那間她變得難以形容的可愛，豔美，動人，使人發狂，可是我及禁不住問着自己，什麼魅力使得這些悲哀的憂傷的眼睛閃燃着這種愛火？什麼東西召喚着血液充滿了那蒼白帶病的雙頰？什麼東西使那溫靄的容貌沉浸着熱情？什麼原因使得這顆心這末起伏不定？什麼有力的東西突然將生命和美麗帶到那可憐的女孩的面前，使得她亮出這樣可愛的笑容，亮着那麼明朗的迷人的歡笑？你周圍看看吧，你找尋一個人，你推測……但是這一刻過去。第二天你再遲到時，也許，那同樣的憂傷凝神的容貌一點沒有改變，同樣蒼白的臉，同樣溫和怯弱的動作，甚至悔恨的嘆息，爲那一忽間的激憤而惹起致命憂傷和懊惱的痕跡……你哀傷那頃刻的豔麗凋謝得太快而永不轉回頭，而它又是那麼狡詐地虛偽地在你面前閃動，爲你沒有機會愛她而哀傷……

我的黑夜畢竟比白天好！這就是事情的經過。

我轉回城裏很遲。當我向着自己的寓所走時已經敲過了十點鐘，我的歸路是沿着河堤走的，那裏，在那個時刻你永遠不會碰到一個人。我是住在一個離城很遠的角落裏。我唱着歌沿着河堤走，因為當我快樂的時候，我常常自己哼着，像每一個沒有知己朋友來分享快樂的人。忽然，我發生一件料想不到的事情。

一個女人斜倚着河邊的欄杆，肘子擱在欄杆上，顯然地在集中精神注視河裏多泥的水。她戴着一頂很動人的黃色帽子和一件活潑的小黑斗蓬。「她是一個少女，我敢相信他一定有什麼秘密的事情。」我這樣想。她似乎沒有聽到我的腳步聲，甚至當我帶着劇烈悸動的心和屏住呼吸走過時，她也沒有一下輕微的移動。

「奇怪，」我想：「她必定被什麼事深深的吸住了，」即刻，我像化石般停住了。我聽到一種細到幾乎聽不見的啜泣。對啦！我沒有聽錯。那女孩正在哭泣。一分鐘之後，啜泣一陣比一陣利害了起來。仁慈的上帝！我的心沉重了。我對於女人向來很胆怯，尤其又是在這種時候！……我扭轉身子，朝着她走。如果不是從許多俄國的社會小說中知道這種稱呼，我無疑地一定叫出「夫人」了！這

種考慮阻止了我。但當我正尋覓着話頭時，她獨自地走開，注視周圍一下，垂下眼，溜過我的身旁沿着河堤走。我立刻尾隨着她；但她揣度出我在後面跟隨，便離開河堤，橫過馬路而沿着鋪道走。我不敢橫過馬路去跟她。我的心情忙亂得像一隻被捉的小鳥。就在那時，一個機會又幫助了我。

沿着鋪道的同一個方向，離女人不遠的地方忽然走來一個穿着晚服的高貴年齡的男子，雖然沒有高尚的馬車；他正在搖搖欲倒地小心地倚牆而行。那女孩像枝箭樣筆直飛跑，帶着怯懦的迅速的，如一般女孩一樣不需要任何人在晚上自願效勞陪同她們回家的心情，無疑地這個搖搖欲倒的男子不會追隨她，如果我的幸運沒有提醒他的話。

突然，沒有說一句話，那男子急速地向那不知名的女孩直追，她風一般向前直跑，但那搖擺的人已經追到她。女孩迸出一聲尖叫，於是……我祝福自己的幸運。爲了那根偶然在我右手中拿着的寶貝手杖。一閃眼間我已經走到那鋪道的另一旁，一剎那之後，那冒瀆的男子已經被我代替了他的位置，他一個字也不

說地走開，祇是在我們離得很遠時，用很響的話語來對付我。但他的話我們並沒有聽清楚。

「你的臂膀給我，」我對女孩說。「這樣，他再不敢煩擾我們了。」

她挽着我的臂不說一句話，仍然帶着激動和恐懼的顫慄。呵，頑強的先生！這時我是怎樣地爲你祝福呵！我偷偷瞧她一眼，她很動人而且靜默——我沒有猜錯。

在她黑色的睫毛上依然閃亮着一顆淚星——由於她剛才的恐怖和憂傷——我不知道。但同時也有一絲微笑掠上她的唇皮。她也偷偷瞧我一眼，羞澀地紅了臉低下頭來。

「喂；你看；爲什麼你要把我趕開？如果我在這裏，事情就不會發生了……」

「但我不認識你；我想你也……」

「噢，你現在認識了我嗎？」

「一些些！現在，譬如說吧，你爲什麼顫抖？」

「嘿。你第一次猜得真對！」我回答。很高興那女孩的聰明，和美貌的女人作伴時，是不適宜這樣說的。「對了，祇要一看。你便可以猜出我是什麼人。的確的我見了女人很害羞，我不否認我很慌亂，像一分鐘前那紳士恐嚇你一樣。現在我有點害怕。那好像一個夢，在睡眠中我從來沒有想到我會跟任何女人談話的。」

「什麼？真的？……」

「不錯；如果我的臂膀顫抖，那是因爲它從來未曾被像你這樣可愛的小手挽過。我對於女人的確是個外行；那是因我從未這樣用過我的感情。你看，我是孤單的……我甚至不知道應該對她們說些什麼。這麼，我不知道我是否說什麼話見笑於你！坦白地告訴我。我預先向你保證我是不輕易見怪別人的？……」

「不，不，沒有什麼，這恰恰相反，假如你原諒我坦白的說。我告訴你，女人正喜歡男子這種羞怯；你如果知道更多些，我也一樣高興說，我不會趕開你，直到我回到了家。」

「你要使我，」我說，歡欣得屏住了氣，「消失了我的羞怯，那麼，再見吧，我一切的機會……」

「機會！什麼機會——那種機會？那可沒有這樣稱心的。」

「請你原諒，我很抱歉，這祇是我的舌頭一時滑錯了；但你怎麼能夠希望一個人在這樣的時候沒有企圖……」

「被愛，呃？」

「對了；但爲了上帝的原故，施點恩吧。想想我是什麼人！我二十六歲，可是從沒有愛過任何人。我怎樣才能說得好，說得圓滑，而且扼要呢？我公開地告訴你一切，那會使你較好些……當我的心正在說話的時候我不知道怎樣安靜下來。哦，不要緊……相信我，沒有一個女人，從來有沒，沒有，沒有任何知己的朋友！每天除了夢想，最後遇到什麼人，沒有作什麼。吶，如果祇要你知道我常常用一種什麼方法來戀愛……」

「什麼方法？跟誰？……」

「呸，沒有跟誰。跟一個幻想、跟我夢中見到的人。我在夢中創造我的完整的戀愛。咳，你不了解我？當然這是真的，我曾經遇見過兩三個女人，但她們是那類女人？她們都是女房東，所以……我想一定使你發笑，假如我告訴你我好幾次想說話，祇是想說說話，對一些在路上的貴族的婦人，當她獨自一個人時，我很需要講；當然，胆怯地，熱情地，恭敬地向她說；告訴她我正在排遣寂寞，請求她不要將我趕開；說我沒有這種幸運跟任何女人結識；感動她不要拒絕像我這樣一個沒有勇氣的怯懦的祈求者，那是婦女們應盡的責任。事實上，我所要求的就是這些，她會像姐姐般同情地跟我說幾句話，不拒絕我；而且會信任我，聽我說話。也許高興時她會笑我，鼓勵我。對我說兩句話。祇祇兩句。甚至以後我們永遠不再相遇！……你在笑了。雖然，那就是為什麼我要告訴你……」

「不要煩惱，我不過笑你做自己的敵人。如果你肯試試，你必定會成功的，或者。事情雖然是在街上發生，越簡單越好……沒有所謂好心的婦人，除非她很笨，不要在這時候苦惱更多的事情，否則，她會逐開你，不說一句話……但

我在說些什麼？當然她會把你看成一個瘋人。我按照自己這樣判斷；關於別人的生活我能夠了解很多。」

「呵，謝謝你」。我叫道：「你不知道你現在已經給了我什麼！」

「我很高興！我很高興！可是告訴我你怎樣發現我是那類女人。對於她……好，你以為誰值得……另眼看待，而且跟她發生友誼……實際上，沒有一個女房東如你所說的？什麼原因使你決心來追我？」

「什麼原因使我？……你是單獨走的，那個男子也太無禮了，這是晚上呀。你必須答應這是一個責任……」

「不，不，我起先已經表白，在另一方面——我知道你是存心來跟我。」

「另一方面？真的我不曉得怎樣答復你。我害怕……你知道我今天很快樂嗎？我走路時唱着歌。我走到鄉村裏。我從沒有遇過這樣愉快的時候。你……也許是我的幻想……原諒我提起它。我猜你剛才在哭，而我……我不能耐着性聽它……它便我的心痛……呵，我的天呵！真的，我可否煩擾你？像兄